



of
THE
ROSES
玫瑰战争系列



红女王

[英] 菲利普·格里高利/著 夜潮音/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THE
RED QUEEN
Philippa Gregory



The
Red Queen

红女王



The Wars of Roses
Philippa Gregory



THE RED QUEEN by PHILIPPA GREGORY

Copyright (C) 2010 by PHILIPPA GREGOR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Chongqing Tianjian Cartoon & Animated

Pictur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2)第16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女王 / (英) 格里高利著;

夜潮音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3.6

书名原文: The red queen

ISBN 978-7-229-06608-6

I. ①红… II. ①格… ②夜…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7310 号

红女王

The Red Queen

【英】菲利普·格里高利 著; 夜潮音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邹禾 肖飒 骆思源

装帧设计: 谢颖装帧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 胡琳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鹏程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0 字数: 210千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660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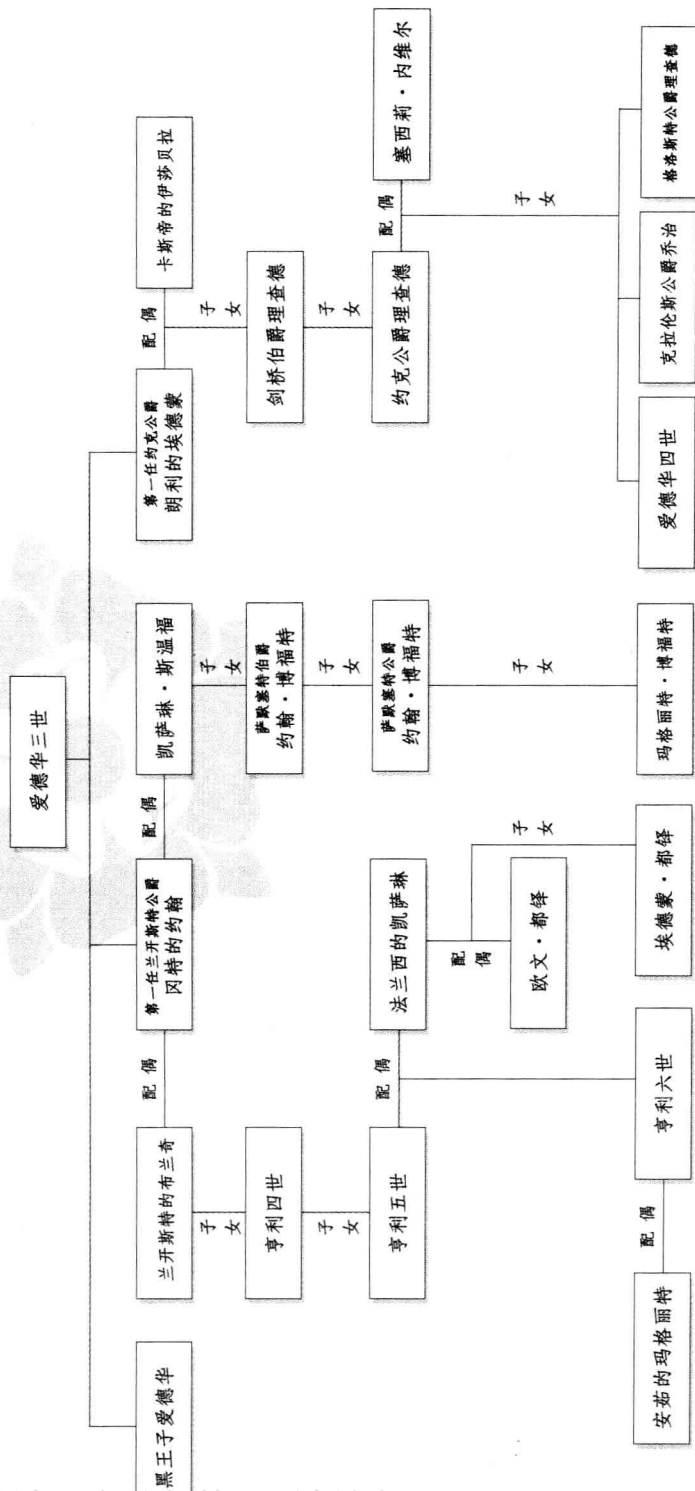
定价: 3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献给
安东尼

玫瑰战争人物关系简表



独角兽书系2013新书上市 《猎人行》

马丁传人 丹尼尔·亚伯拉罕
雨果奖年度最佳编辑 加德纳·多佐伊斯
欧美幻想文学大师乔治·R·R·马丁



你在什么情况下会杀戮？

这是一场从酒后谋杀开始的逃亡之旅。勘探人雷蒙驾着旧货机深入无人之境，却因此陷入了另一场更加致命的危机。为了活命，他不得不接受了一群外星人开出的条件——不同的是，这一次猎物变成了猎人。雷蒙做梦也想不到，他追寻的目标竟然是……

一曲茫茫宇宙中幸存者的苍凉悲歌，一场遥远时空里唏嘘的西部传奇。

名家联袂打造 科幻风格大作

书籍推荐：

《都铎王朝》系列第一弹重磅出击——

《永恒的王妃》

《女王的弄臣》

《处女的情人》

权力与爱情总难以兼得， 真相与死亡却如影随形。

“英国宫廷小说女王”、《另一个波琳家的女孩》电影原作菲利帕·格里高利为您披露都铎王朝传奇女性们暗潮汹涌的人生。三册小说华丽登场！



“……她把身子俯得那么低，他甚至能透过绿色长袍的方形领口看到她小小的胸部。她觉察到了他的目光，脸色涨得更红。他以愉悦而充满欲望的眼神看着她，而她连脖颈也浮现出淡淡的玫瑰色。

.....

伊丽莎白的双眸中闪动着兴奋的黑色火花，但没有挣扎。当他发现她不算叫喊的时候，他放开了手，低下头来。

伊丽莎白感受着他的胡须轻柔地拂过她的嘴唇，嗅到他发肤的醉人气息。她阖上双眼，微微昂起头，将自己的嘴唇、脖颈和胸部交给他的唇。她感觉到他尖利的牙齿摩擦着自己的皮肤时，发现自己已经不是只会傻笑的孩子，而是个年轻的、拥有最原始的欲望的女人。”

奇幻巨著 《冰与火之歌》



《冰与火之歌》是由美国著名科幻奇幻小说家乔治·R.R. 马丁 (George R.R. Martin) 所著的史诗奇幻小说，是当代奇幻文学一部影响深远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走进冰与火的世界，我想你不会不惊叹于那复杂而真实的人性所产生的神奇魅力；不会不感慨于提利昂丑陋的外表下内心对亲情爱情的纯真渴望、琼恩失去亲情友情最终失去信任的孤独无助；不会不无奈于丹妮莉丝理想治国的美好幻想的破灭；不会不沉迷于席恩从奥佬到临冬城王子到变色龙到临冬城幽灵最后做回席恩这逐渐在迷失中找回自我的心酸历程；不会不震撼于他们内心隐秘世界的强烈涌动与最终体现。这就是“冰与火之歌”的最大特色，关注现实，不作田园牧歌般的描绘。

灰暗天空，苍白雪地，血红火焰，蓝黑海洋，这不是五彩斑斓童话故事的色彩，而是属于现实的颜色，冰冷、血腥、残酷的冰与火之歌！

现已全面上市……

清晨的第一线光照进内室，在黑暗之后显得那么明亮。我眨了眨眼，听到许多声音纷纷嘶吼着。但那并不是我的军队呼唤我的声音，由低语变成叫嚷的并非战吼，也并非利剑斩击盾牌的声响。在五月的狂风中猎猎作响的布料并非我绣着天使和百合花的旗号，而是那该死的英格兰旗帜。耳中传来的咆哮更不是大声念出的赞美诗，这是人们因渴望死亡而发出的怒吼：渴望着我的死亡。

我踏出牢笼的门槛，步入广场，而在前方高耸于头顶的，便是我的终点：一堆木柴，还有木柴前的粗糙楼梯。我喃喃低语道：“十字架。能给我十字架吗？”我提高嗓音：“十字架！给我十字架！”有人——一个陌生人、一个敌人、一个英格兰人，因为永无休止的渎神行径被我们称之为“神谴者”的人——递出了一只削过的木头十字架，手工粗糙，而我毫无尊严地从他的脏手中夺过。我紧握着十字架，在他们的推搡下踩上沙沙作响的粗糙梯级，爬上了比自己还要高的柴堆，他们粗鲁地让我转过身，将我的双手牢牢地绑在身后的木桩上。

一切都是如此缓慢，我甚至有种时间停滞、天使降临的错觉。不过比这更离奇的事也发生过。当我放牧羊群时，天使不就已经为我降临了吗？他们那时不就呼唤过我的名字吗？难道不是我领军解放了奥尔良吗？难道不是我为皇太子加冕，又赶走了英格兰人吗？难道不是我

吗？难道不是我这个出生于多雷米^①、听到了天使召唤的女孩吗？

他们点燃了柴堆的底部，浓烟在微风中翻腾打转。火势渐起，热浪涌上，让我咳嗽不止，眨着眼睛，泪如泉涌。火舌已经卷到了赤裸的双足，我傻乎乎地把一只脚踩在另一只脚上，仿佛能借此消除不适，心中期待有人提着水桶赶来，说那位曾经被我送上王位的国王阻止了这一切；或者从那个士兵手里买下我的英格兰人会发现我不是他们该杀的人；或者我的教会发现我是个好女孩，好女人，清白无辜，又以强烈的热情侍奉着上帝。

熙攘的人群中并没有救世主。嘈杂声渐渐变成了震耳欲聋的高喊：混合了祝福与诅咒、祷文与猥亵的言语。我抬头看着蔚蓝的天空，天使们都在哪里？脚下有根木柴突然松动，背后的木桩摇晃起来，火星开始飞溅，烧焦了我的外套。我看到它们落下，像萤火虫那样在袖口闪闪发光。喉咙干裂灼痛，浓烟呛得我开始咳嗽，而我像个小女孩那样低语：“亲爱的上帝，救救我，救救您的女儿！亲爱的上帝，请向我伸出援手。亲爱的上帝，救救我，您的仆人……”



一声巨响，我的头重重地撞上了什么。我不知所措地坐在卧室的地板上，手按着淤青的耳朵，像傻瓜那样张望四周，却什么都没看见。女家庭教师打开门，看到了茫然的我，还有翻倒在地的祈祷凳，不耐烦地说：“玛格丽特女士，回到床上去吧，您早就该睡觉了。圣母玛利亚从不重视不听话的孩子的祷告。所谓过犹不及，您的母亲还希望您明天早起呢，整夜祈祷可太荒唐了。”

她用力关上门，我听到她正吩咐其中一个女仆进来哄我上床，并且睡在我身边，以确保我不会半夜起床继续祈祷。她们不打算让我遵循教会的时间，阻

① Domrémy，又译栋雷米、多姆雷米，法国的一个村庄，圣女贞德的出生地。

挡在我和侍奉上帝的人生之间，说我还太小，需要更多睡眠。她们甚至说我祈祷只是为了炫耀，并非出于虔诚。但我知道是上帝召唤了我，而我的职责——最重要的职责——就是遵从他的旨意。

但即使整夜祈祷，我也无法看到之前那么清晰的幻景：它已经消失了。在那个瞬间——那个神圣的瞬间——我曾经在那儿，是奥尔良少女，是法兰西的圣女。我明白自己作为女孩能做到些什么，将来又能成为怎样的女人。是他们将我强行带回了人间，还像责骂普通女孩那样责骂我，毁了这一切。

“圣母啊，请指引我，天使们，请回到我身边。”我低声说着，努力想要回到广场，回到人群的注视之下，回到那激动人心的时刻。但一切都结束了。我扶着床柱站起身来，禁食与祈祷让我头晕目眩，随后揉搓着自己撞痛的膝盖。皮肤上的粗糙如此美妙，我垂下手，拉起睡袍看着自己的双膝，它们粗糙而红肿。这是圣徒的双膝——赞美上帝，我拥有了圣徒的双膝，因为长久地跪在坚硬的地板上祈祷，膝盖的皮肤变得坚硬，仿佛英格兰长弓手的手指上结的茧。我还不到十岁，可我已经拥有了圣徒的双膝。那位上了年纪的女家庭教师对妈妈说我的这些崇拜行为过激而夸张，但这一切自有其价值。我拥有圣徒的双膝。因不间断的祈祷而磨损的皮肤，这些就是我的圣痕^①；圣徒的双膝。我向上帝祈求，希望他给予我圣徒的试炼与圣徒的结局。

我依照吩咐上了床；因为即使对于愚蠢的平民女子来说，顺从也是美德。我是法兰西领土上最强大的英格兰领袖之一的女儿，是博福特家族的一员，也是英格兰王亨利六世的继承人之一，但我仍然要像平民女孩那样服从女家庭教师和母亲的话。我在这个王国地位崇高，是国王本人的亲族——尽管在家里没人在乎，我还必须听从那个在神父布道时睡着、在谢恩祷告时吃糖渍李子的愚蠢老女人的吩咐。她是我必须背负的十字架，我会在祷告里提到她的名字。

这些祷告会拯救她不灭的灵魂——尽管她如此漠视上帝——因为我的祷告受到了特别的祝福。从很小的时候，从五岁那年起，我就知道自己在上帝

① 指与基督受刑时的伤口类似的痕迹。

特别眷顾之下的孩子。有时候，我能感觉到上帝如影随形，有时候，我能感觉到圣母的祝福——多年以来，我都觉得这是独一无二的天赋。去年，有一名从法兰西归来、正靠乞讨返回自己教区的老兵经过这里，他来到厨房门口的时候我正在过筛奶油上的浮渣，我听到他向挤奶女工讨要食物，因为他是个目睹过奇迹的士兵：他亲眼见到过那个人称“奥尔良少女”的女孩。

“让他进来！”我连忙爬下凳子，吩咐道。

“他很脏，”挤奶女工答道，“不能让他踏进门槛。”

他拖着步子走进门来，把背包放在地上。“请分给我点牛奶吧，小女士，”他哀求道，“或许再给我这个可怜人、这个为他的领主和他的国家卖命的老兵一块面包皮——”

“你刚才说奥尔良少女什么？”我突然问，“奇迹又是什么？”

我身后的女工小声说了句什么，然后挑了挑眉毛，从黑麦面包上切了一块面包皮，又倒了一瓦罐牛奶给他。他几乎是一把夺过，然后灌进自己的喉咙，似乎还嫌不够。

“告诉我。”我催促他。

女工朝他点点头，示意他必须照我的话去做，于是他转身鞠了一躬。“我在法兰西为贝德福德公爵效命的时候，听说过一个与法兰西人同行的女孩，”他说，“有人认为她是名女巫；有人认为她与恶魔勾结。但我的情……”女工打了个响指，他咽回了那个词儿，“我认识的一个年轻女人，一个法兰西的年轻女人告诉我，那个女孩来自多雷米，她曾和天使对话，又承诺会让法兰西太子加冕坐上王位。她只是个女孩，一个乡下来的女孩，但她说天使跟她说过话，还曾要她从我们手中夺回她的国家。”

我听得入了迷。“天使跟她说过话？”

他讨好地笑了笑。“是的，小女士。那时她还不到你现在的年纪。”

“可她要怎么让别人听她的话？又是怎么让别人看出她的与众不同的呢？”

“噢，她骑着一匹高大的白马、穿着男人的衣服，甚至还有甲冑。那女孩举

着一面百合与天使图案的旗帜，当人们把她带到法兰西太子的面前时，她一眼就在朝臣之中认出了他。”

“她还穿了甲冑？”我惊讶地轻声问道，仿佛听到的并非陌生法兰西女孩的故事，而是我自己的人生。如果人们知道天使也和我说过话——就像对贞德说过话那样——他们又会怎么对待我呢？

“她身穿甲冑，身先士卒，”他点点头，“我亲眼见到过。”

我对挤奶女工打了个手势。“给他点肉，再给他点麦酒。”她快步走向食品储藏室，而我和那个陌生男子走出奶牛棚，他在后门边的一张石凳上坐了下来。我站在那里等待着，直到女工把一个盘子放到男子的脚边，而他将食物塞进自己的口中，那种狼吞虎咽的动作活像条饿狗，毫无尊严可言。等他吃完食物、将杯中的酒也喝得精光，我才继续问道：“你第一次见她是在什么地方？”

“这个嘛，”他用袖子抹了抹嘴，“我们当时在围攻一座名叫奥尔良的法兰西城镇，眼看就要赢了。她来之前的那些日子，我们一直节节胜利。我们有长弓，他们没有，所以总能轻易就杀得他们丢盔弃甲。我是个弓手——”他顿了顿，似乎为自己的夸口而羞愧，“我是个制箭人，”他更正道，“我制造箭矢。但我们的弓手让我们百战百胜。”

“细节无所谓，说说贞德的事吧。”

“我正要说到她呢。但你要明白，当时他们根本毫无胜算。比她更睿智、更优秀的人都知道他们输定了。他们每战必败。”

“那她呢？”我轻声问。

“她宣称自己能听到声音，听到天使在跟她讲话。他们让她去找法兰西太子——那个一无是处的傻瓜——去找他，让他登上王位，然后将我们从法兰西的土地上赶走。她找到太子，告诉他：他必须登上王位，然后让她领导他的军队。太子也许觉得她真有预言的天赋——反正他也没什么可失去的了。人们信赖她。她只是个乡下女孩，但打扮得就像个士兵，举着绣有百合与天使的旗帜。她给教会捎了封信，他们在她说的地方找到了一位老十字军的剑——已经藏了好些年。”

“真的吗？”

他大笑起来，然后咳嗽几声，吐了口痰。“谁知道呢？也许有些事是真的吧。我的情……我的女性朋友觉得那个贞德是位圣女，奉上帝旨意从我们英格兰人的手里拯救法兰西，觉得刀剑都伤不了她。觉得她是位天使。”

“她长什么样子？”

“就是个像你这样的女孩。个子小巧，眼睛明亮，充满自信。”

我的心跳加快了。“像我？”

“非常像。”

“那人们总是会告诉她该做什么吗？他们会告诉她，她什么也不懂吗？”

他摇摇头。“不，她是指挥官，只听从自己的预见。我们在奥尔良外扎营的时候，她领着一支超过四千人的军队发起了攻击。我们的领主没法让士兵和她作战：大家简直对她望而生畏，也没有人敢对她刀剑相向，都觉得她是战无不胜的。我们退向雅尔若，而她紧随其后，随即发起进攻。士兵们很怕她，我们都发誓说她是女巫。”

“到底是女巫，还是有天使指引的人？”我质问他。

他笑了起来。“我在巴黎见过她。她骑在马上，身上看不出丝毫邪恶，看上去就像是上帝本人将她高高托起一样。我的领主称她为骑士精神之花。是真的。”

“她漂亮吗？”我轻声问。我不是个漂亮女孩，为此母亲非常失望，但我并不失望，因为我早已超脱虚荣之外。

他摇摇头，说出了我想听的答案。“不，她不漂亮，她不是那种漂亮的小东西，不是因为美貌，而是因为从她身上散发出的光。”

我点点头。在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明白了……一切。“她还在打仗吗？”

“上帝保佑你这个小傻瓜，不，她已经不在了。死去了——在大约二十年前。”

“死了？”

“从巴黎以后，局势就变了：我们在城墙边击退了她，但非常侥幸——想想

看吧！她差点就攻下了巴黎！然后在一场战斗里，有个勃艮第士兵把她从白马上拖了下来，”士兵平静地说，“他向我们索取赎金，然后我们处决了她，以异端的名义烧死了她。”

我惊恐不已。“可你刚才还说，她有天使的指引！”

“她就是听从了那些声音，才走向死亡的，”他断然说道，“但他们检查过，说她确实是个贞洁的处女，无愧为圣女贞德。而且她觉得我们会在法兰西溃败，这点没有错。我想我们已经输了。她拥立了一位国王，打造出了一支精锐的军队。她是个非比寻常的女孩。我觉得再也见不到第二个了。早在我们将她绑上柴堆之前很久，她就在燃烧，与圣灵一起熊熊燃烧。”

我深吸了口气。“我就是像她那样的人。”我轻声对他说。

他低头看着我认真的表情，大笑起来。“不不，这些都是老故事了。”他说，“对你这样的小女孩没有任何意义。她已经死去，很快就会被人们遗忘。他们把她的骨灰抛撒在风中，这样一来就没人能给她修建圣坛了。”

“可上帝和她说过话——和那个女孩子说过话，”我低声说，“他没有和国王说话，也没有和男孩子说话。他和那个女孩子说过话。”

老兵点了点头。“毫无疑问，”他说，“我并不怀疑她是否听到了天使的声音。她肯定听到过，否则也没法达成那些伟大的事迹。”

我听到屋子的正门那边传来女教师刺耳的尖叫声，于是转过头去，而那位士兵拾起自己的行囊，扛在背上。

“可这些是真的吗？”在他大步走向马厩前的院子，准备继续赶路之前，我匆忙问道。

“老兵的故事罢了，”他冷冷地说，“忘了这些传说，也忘了她吧，就像没有人会记得我一样。”

我任他离开，可无法忘记贞德，也永远不会忘记她。我向她祈祷，希望她能给我指引，我闭起双眼，试图看到她。从那天起，所有到布莱特苏^①家门口来乞

① Bletsoe，位于英格兰贝德福德郡的村庄。

讨食物的士兵都会先行等候,因为小玛格丽特女士会来见他。我问他们是否去过奥古斯丁、图埃勒、奥尔良、雅尔若、博让西、帕提或是巴黎。我熟谙她的每一次胜利,正如记得贝德福德郡周边村子的名字一样。有些老兵参加过那些战争;有些人甚至见过她本人。他们都说她是个骑在高头大马上的娇小女孩,头上高高飘扬着一面旗帜,总是出现在战火最激烈之处,就像一位王子,发誓要为祖国带来和平与胜利。她将自己献给上帝,而她只是个女孩,和我别无二致的女孩——也是一位女英雄。



第二天早餐时,我知道了她们不让我整夜祈祷的原因。母亲要我做好旅行的准备——一次漫长的旅行。“我们要去伦敦,”她平静地说,“去宫里。”

我对能够前往伦敦感到十分兴奋,但又努力克制自己的喜悦,不表现得像个虚荣的小女孩。我低下头,轻声说:“听您的,母亲大人。”这是我能期待的最棒的事情了。我的家乡位于贝德福德郡中心地带的布莱特苏,非常安静,也非常无聊,根本没有机会去体验世间的危险。没有花花世界的诱惑,除了兄弟姐妹和仆从,见不到其他人,在他们眼中,我只是个无关紧要的小女孩。我又想起了在多雷米帮助父亲放牧的贞德,那时她像我一样的年纪,穿行在一望无际的泥泞土地上。她并没有抱怨乡间生活的枯燥无趣,一直等待着召唤她成为伟人的声音到来。我也应该像她那样。

我不知道这次伦敦之旅是不是我等待的召唤声,是不是我成为伟大人物的契机。我们会前往好国王亨利六世的宫廷。他一定很欢迎我,不管怎么说我都是他的堂亲。他的祖父和我的祖父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只是一个当上了国王而另一个没能当上,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很亲密,国王本人还通过了一条法律,承认我的家人——博福特家——虽非王室,却是合法继承人。他肯定能看到我身上的神圣之光,因为每个人都说他无比圣洁。他肯定会宣布我既是他的亲族,也和他拥有同样的灵魂。如果他让我留在宫里陪伴他呢?为什么不呢?如果他要求我做他的顾问——就像法兰西皇太子要求圣女贞德那样呢?我是他的

第二代堂亲，而且拥有圣徒的双眼，虽然只有九岁大，但也能听到天使的声音，如果他们同意，我就会整晚祈祷。如果生为男孩子的话，那么我早就是威尔士亲王^①了。有时我会觉得，他们是不是希望我是个男孩，而这就是他们看不到我内在光芒的原因。他们会不会是因为这种傲慢的期待，所以才看不见我内心的圣洁与伟大？

“都听您的，母亲大人。”我顺从地说。

“听起来你不怎么兴奋，”她说，“你不想知道我们去伦敦的原因吗？”

我拼命压抑着激动：“想的，如果您愿意告诉我的话。”

“我要很遗憾地告诉你，你和约翰·德·拉·波尔的婚约必须终止。这场婚约在你六岁时订下，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如果被问及终止婚约是否出于自己的意愿，你要回答‘是’。明白了吗？”

这番话让人心惊胆战：“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要做的是同意终止婚约。只要说‘是’就可以了。”

“如果他们问我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呢？如果他们问我这是不是我的祷告得到的回答呢？”

她厌烦地叹了口气。“他们不会问这些的。”

“那之后会怎么样呢？”

“国王陛下会指派新的监护人给你，之后也会为你安排新的婚事。”

“另一场婚约吗？”

“对。”

“我就不能去修道院吗？”我轻声问她，虽然也猜到了她的回答。没有人重视过我心灵方面的天赋。“即使在我解除婚约以后也不行吗？”

“你当然不能去修道院了，玛格丽特。别傻了。你的使命是为我们博福特家生下男性继承人，为英格兰国王带来一位年轻男性堂亲、为兰开斯特家带来一个男孩。天哪，约克家已经有了那么多男孩子。我们必须拥有属于自己家的

① 英国王太子的封号。